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狄更斯集 07 殷企平 编选

匹克威克外传 下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莫雅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狄更斯集 殷企平 编选

匹克威克外传 下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著 莫雅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匹克威克外传 / (英) 狄更斯著; 莫雅平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3

ISBN 978-7-5426-5063-4

I. ①匹… II. ①狄… ②莫…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2731 号

匹克威克外传

著 者 /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译 者 / 莫雅平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邓 敏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619 千字

印 张 / 56

ISBN 978-7-5426-5063-4/I·987

定 价: 66.80 元 (上下册)

目 录

译本序	1
作者序	11
第一章 匹克威克俱乐部诸君	1
第二章 第一天的旅行；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结果	7
第三章 一个新相识。江湖戏子的故事。一次讨厌的打扰和一场不快的遭遇	35
第四章 野外活动与露营。更多的新朋友。下乡的邀请	47
第五章 本章不长——除了别的事情，主要讲匹克威克先生如何驾车，温克尔先生如何骑马，以及他们俩做得如何	59
第六章 旧式牌局。牧师的韵文。归囚的故事	70
第七章 温克尔先生不是打鸽子而杀了乌鸦，而是打乌鸦而伤了鸽子；丁格莱谷板球队大战“全玛格尔顿”，“全玛格尔顿”大吃“丁格莱谷”；附带其他有趣又有益的事情	85
第八章 本章有力地证明：真正的爱情的道路不是铁轨	100
第九章 发现与追逐	115
第十章 对金格尔先生性格中的公正无私的所有疑问（假如它存在的话）被彻底扫光	125
第十一章 另一趟旅行和一次考古学发现。说到匹克威克先生决定去	

	参加一次选举；还包括一位老牧师的手稿	141
第十二章	描写匹克威克先生本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这既是他人生的一个新纪元，对这部传记也是如此	160
第十三章	关于伊坦斯维尔；关于那里的政党情况；关于为这个古老、忠诚、爱国的市镇选一位国会议员的一次选举	167
第十四章	包括对集合在孔雀旅馆的一伙人的简单描述，以及一个行脚商讲的故事	186
第十五章	本章有两位杰出人物的忠实画像；还有对在他们府上举行的早餐联欢会的精确描写；早餐导致与一位老相识相遇，于是开始了新的一章	204
第十六章	奇遇太多，无法简述	221
第十七章	说明在某些情况下风湿病的发作具有刺激创造才能的作用 ..	241
第十八章	简要说明两点——第一，歇斯底里的威力；第二，环境的力量	250
第十九章	欢快的一天，以不快收场	262
第二十章	从本章可以看出道森和福格是怎样的生意人，他们的办事员如何会寻欢作乐；以及威勒先生和他失散已久的父亲一场感人的相见；还可以看到“喜鹊与树桩”聚集的是何等高贵的精灵，以及下一章将是何等地美妙	278
第二十一章	老头子大谈他偏爱的话题，并讲了一个古怪的诉讼委托人的故事	296
第二十二章	匹克威克先生旅行至伊普斯威奇，并与一位戴黄色卷发纸的中年女士有一段浪漫奇遇	314
第二十三章	威勒先生开始专心致力于他本人和特洛特尔先生之间的复仇斗争	331
第二十四章	彼得·麦格纳斯妒火中烧，中年女士忧心忡忡，致使匹克威克分子们落入法网	340
第二十五章	乐事众多，显示纳普金斯先生是多么威严而公正；说明威勒先生如何同样有力地和约伯·特洛特尔先生扯平了。	

	还有一件事，读下去自见分晓·····	357
第二十六章	关于巴德尔诉匹克威克案的进展的简要描述·····	377
第二十七章	塞缪尔·威勒赴多尔金朝觐，见到了他的继母·····	384
第二十八章	有关愉快的圣诞节的一章，记叙了一场婚礼和其他的娱乐；那些娱乐本身是一些甚至像结婚一样好的习俗，但在这堕落年代，它们却没有被同样虔诚地保存下来·····	395
第二十九章	妖怪抓走教堂司事的故事·····	417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同仁们如何结识了两位自由职业的好青年；他们如何在冰上自娱自乐；以及他们的第一次访问如何结束·····	427
第三十一章	本章完全是有关法律的；各种精通法律的伟大权威亮相其中·····	439
第三十二章	比历来的宫廷记者远为详尽地描写一次单身汉聚会——鲍勃·索耶在其位于鲍洛的寓所款待宾客·····	456
第三十三章	老威勒先生对文章的作法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并且在儿子塞缪尔的协助下，把可敬的红鼻子绅士的旧账付了一点点·····	472
第三十四章	本章完全用于详尽而忠实地报道巴德尔太太诉匹克威克案的值得铭记的审判·····	489
第三十五章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还是到巴斯去的好；于是他就去了·····	515
第三十六章	本章主要是关于布拉都德王子的传说的可靠记载，以及温克尔先生遭受的无妄之灾·····	533
第三十七章	如实说明威勒先生不在场的原因，因而描写他应邀参加的晚会；并且叙述他受匹克威克先生之托去办的一件微妙而重要的差事·····	545
第三十八章	温克尔先生怎样爬出油锅，而后又斯斯文文、舒舒服服地跳进火坑·····	559
第三十九章	塞缪尔·威勒先生受托去完成爱情使命，开始履行，至于结果如何，下文自见分晓·····	573
第四十章	把匹克威克先生引入人生的伟大戏剧中全新却并不乏味的一幕·····	590

第四十一章	匹克威克先生进入弗里特后遭遇了什么；他看见些什么 犯人；以及他如何度过第一夜	603
第四十二章	本章像前章一样，说明了一句古谚：灾难使人结识共患 难的陌生人；还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对塞缪尔·威勒先生 的奇特而惊人的宣告	616
第四十三章	叙述塞缪尔·威勒先生如何自找麻烦	631
第四十四章	讲述弗里特监狱里发生的各种小事，以及温克尔先生 的神秘行为；并说明那个可怜的高等法院囚犯如何最 终获得解脱	646
第四十五章	描写塞缪尔·威勒先生和家人的感人会见。匹克威克先 生在他所住的小世界巡游一番，并决定将来要尽量少和 它混为一体	661
第四十六章	记叙微妙感情的动人的一幕，同时涉及道森和福格两位 先生所做的趣事	679
第四十七章	主要是关于公务，以及道森和福格的暂时获利。温克尔 先生在离奇情形下重新出现。事实证明匹克威克先生的 仁慈强于他的固执	690
第四十八章	叙述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在塞缪尔·威勒的帮助下试图软化 本杰明·艾伦的心，并缓解罗伯特·索耶先生的愤怒	704
第四十九章	行脚商的伯父的故事	718
第五十章	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加速完成其使命，以及他如何一开头就 得到一位极其意外的助手的增援	735
第五十一章	匹克威克先生与一个老相识不期而遇。主要是由于这次 偶遇，读者才有幸能读到本章记载的有关两位有权势的 大名人的激动人心的趣事	750
第五十二章	涉及威勒家的严重变故，以及红鼻子斯狄金斯先生过早 的垮台	766
第五十三章	包括金格尔先生和约伯·特洛特尔的最后退场；还有一 大早在格雷院广场所忙的正事；以佩克尔先生家门口的	

	两声敲门声结束本章·····	779
第五十四章	包括与敲门声有关的一些详细情况及其他一些事情，其中某些关于斯诺格拉斯和一位年轻女士的有趣的介绍绝不是与这部传记毫不相干的·····	793
第五十五章	所罗门·佩尔先生在一个马车夫特别委员会的协助下，安排老威勒先生的事务·····	811
第五十六章	匹克威克先生和塞缪尔·威勒之间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谈，后者的父亲参与其中。一位穿鼻烟色衣服的老绅士意外地光临·····	825
第五十七章	匹克威克俱乐部终于解散，诸事如愿且皆大欢喜·····	838

第二十九章

妖怪抓走教堂司事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其久远足以说明一定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曾祖父那辈人对它绝对相信——那时候，在本乡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有一个名叫盖布列尔·格拉布的教堂司事兼掘墓人。绝不是由于他是一个教堂司事，并且经常处在死亡的象征物的包围之中，就推定他是一个乖戾忧郁的人；承办丧事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一度有幸和一个送葬人往来密切，在不履行职务的时候，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确是一个诙谐有趣的家伙，嘴里总是在哼着一支鬼知道是什么曲子，快快活活没有丝毫牵挂，喝起烈酒来一口气可以喝下一大杯。但是，尽管有这些相反的先例，盖布列尔·格拉布却是一个脾气古怪、暴躁乖张的家伙——一个乖戾孤单的人，他跟谁都合不来，除了他自己，以及塞在又大又深的背心口袋里的柳条花纹的旧酒瓶——凡是有欢快的脸孔从他身边经过，他都会投去恶意和暴戾的目光，很难找到比这更叫人难受的目光了。

“有一次圣诞前夕，快要天黑的时候，盖布列尔扛着铲子，打着灯笼，向那古老的教堂墓地走去；因为有一个墓穴要在第二天早上之前挖好，而他当时恰好心情很坏，他满以为假如他马上去干活的话，也许可以借此打起精神来。从古老的街道上走过的时候，他看见了从那些老窗框里透露出来的熊熊炉火的欢快亮光，还听见了围在火炉边的人们洪亮的欢声笑语；他注意到了人们在忙着为第二天的佳节欢庆做着准备，也闻到了从各家厨房的窗口冉冉飘出的各种香味。所有这一切都令盖布列尔·格拉布打心底里痛恨。成群的孩子跳出屋子，活

蹦蹦跳跳地蹿到街对面想去敲门，半路上已有半打鬻发小流氓迎了上去围住了他们，然后大伙儿一道拥上楼去，准备在那里玩圣诞游戏来打发那天晚上的时光；看到这一切，盖布列尔狞笑了一下，把铲子的柄握得更紧了，同时想到了麻疹、猩红热、鹅口疮、百日咳等很多东西聊以自慰。

“盖布列尔在这种快乐的心境下大步走着，时而有邻居从他身旁走过，向他好意地打招呼，他则恶声恶气地以短促的咆哮回报，这样一直走到通往墓地的那条黑暗的小巷。现在，盖布列尔非常盼望走上这条黑暗的小路，因为一般地说来，这是一个阴森凄凉的去处，镇上的人除非在太阳高照的大白天是不太想去的；从古教堂初建时至今，从光头僧侣的时代，这里就被叫作棺材胡同，因此当他在这么一个神圣的地方听见有一个小顽童在高声欢唱圣诞的欢乐时，他的愤怒可真是非同小可。盖布列尔继续往前走，歌声越来越近，他发现声音是一个小男孩发出的，他正急急忙忙赶往老街参加孩子们的一个聚会——他以最大的嗓门吼着那首歌，一方面是为了排遣寂寞，另一方面也是为参加聚会做练声准备。于是盖布列尔就停住等那孩子走上来，然后把孩子推到一个角落，用手里的灯在他头上打了五六下，教他把嗓门调节一下。那孩子抱头逃窜，唱的调子完全变了，盖布列尔·格拉布非常开心地咯咯大笑大乐了一阵子，然后他走进了墓地，随手关上了门。

“他脱掉外衣，放下灯笼，跳进没有挖完的墓穴，高高兴兴地干了一个钟头左右的活儿。但由于泥土冻结了，要把它掘松和铲出来不是件容易事儿；再说，天上虽然有月亮，但那是一弯新月，因此并没有把多少亮光洒入处在教堂的阴影之下的墓穴里。要是在别的任何时候，这些阻碍都会使盖布列尔·格拉布神情沮丧、郁闷不乐，但他这会儿却由于阻止了孩子的歌唱而大感高兴，根本不在意工作的进展缓慢；他做完夜间的活儿，怀着阴森的满意神情看了看下面的墓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喃喃地哼唱起来：

这住所真棒呀，这住所真是棒，
冷土下几尺深，当生命已死亡；
一块石头靠头，一块石头靠脚，
地里的蛆虫呀，多了一份佳肴；
上面青草茂盛，周围全是湿泥，
多棒的住所呀，在这神圣之地。

“‘嗨！嗨！’盖布列尔·格拉布放声大笑，在一块平整的墓碑上坐下，这块墓碑是他最喜爱的休息处；然后他掏出了柳条花酒瓶。‘圣诞节来口棺材！好一个圣诞礼盒！嗨！嗨！嗨！’

“‘嗨！嗨！嗨！’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重复他的笑声。

“盖布列尔吃了一惊，停住了举到嘴边的酒瓶，回过头去向四周张望。他周围的那些最古老的坟墓，可不比苍白月光下的墓地更寂静和安宁。冰冷的白霜在墓上闪着亮光，犹如在这古老教堂的石雕之间熠熠闪光的一排排宝石。雪又硬又脆地冻在地上，覆盖着那些密布的坟冢，又白又光洁，仿佛是一具具尸体躺在那里，只裹着尸衣，没有丝毫沙沙声打破这肃穆场面的那种深深的寂静。连声音好像都被冻住了，一切是那么冷峻，那么寂静。

“‘是回声吧。’盖布列尔·格拉布说，再次把酒瓶举到嘴边。

“‘不是的。’一个深沉的声音说。

“盖布列尔跳了起来，因惊讶和恐惧在原地僵住了，因为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足以使他的血冻结的形体上。

“紧靠着他，在一块竖立的墓碑上，坐着一个奇特怪异的人物，盖布列尔一眼就感觉出不是人间的生物。他怪异的长腿本来是可以踩到地上的，可它们却高高地跷着，古怪地盘在一起；肌肉发达的双臂赤裸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他那又短又圆的身躯上，穿着一件紧紧的衣服什么的，上面有很多裂缝；一件短短的披风垂在他的背后；衣领被裁成尖齿形，算是那妖怪的绉领或围巾；鞋子的前端又尖又长地

向上翘着。头上呢，戴的是一顶宽边的宝塔糖似的帽子，上面插着孤零零的一根羽毛。帽子上结了一层白霜；那个妖怪看上去好像已在那同一块墓碑上舒舒服服地坐了两三百年似的。他完全静止地坐在那里，舌头吐在外面，好像在表示嘲弄；他还向盖布列尔·格拉布露出唯有妖怪才有的龇牙龇嘴的怪笑。

“‘不是回声。’妖怪说。

“盖布列尔吓得瘫住了，什么话也答不出来。

“‘圣诞前夕，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妖怪厉声问道。

“‘我来挖一个墓穴，先生。’盖布列尔·格拉布结结巴巴地说。

“‘这样的夜晚在坟堆墓地游荡的人是谁？’妖怪叫道。

“‘盖布列尔·格拉布！盖布列尔·格拉布！’很多的声音像狂暴的合唱似的尖叫道，那和音仿佛充满了整个墓地，盖布列尔恐惧地四处查看——什么也看不见。

“‘你的瓶子里装了什么？’妖怪问道。

“‘杜松子酒，先生。’教堂司事答道，比先前抖得更厉害了；因为那酒是从走私贩子那里买来的，他担心盘问者是妖怪里的国产税务部门的人。

“‘在这样的晚上独自在坟场喝杜松子酒的是谁？’妖怪说。

“‘盖布列尔·格拉布！盖布列尔·格拉布！’那些狂暴的声音再一次喊道。

“妖怪恶意地斜了那个吓坏的教堂司事一眼，然后提高声音说：

“‘那么，我们的正当合法的俘虏是谁呢？’

“‘那个看不见的合唱队又对这一询问做出了回答，那声音就好像很多合唱者在跟着古老教堂的风琴那强有力的节奏歌唱——那声音好像是随着一阵风进入司事的耳朵，随即又随风飘逝了；但是回答的内容却是一样的：‘盖布列尔·格拉布！盖布列尔·格拉布！’

“妖怪的怪笑比先前更狰狞了，他说：‘那么，盖布列尔，你有什么话说？’

“教堂司事直喘粗气。

“‘你对这有什么感想，盖布列尔？’妖怪说道，一边把脚在墓碑两边的空中踢来踢去，同时非常满意地看着那两个上翘的鞋尖头，仿佛他正在打量全邦德街最时髦的一双威灵顿牌鞋子似的。

“‘这事儿——这事儿——太古怪了，先生，’司事答道，已吓得半死，‘太古怪了，太离谱了，不过我想我要回去把工作做完了，先生，对不起。’

“‘工作！’妖怪说，‘什么工作？’

“‘坟墓，先生；挖一个墓穴。’司事结结巴巴地说。

“‘噢，坟墓，呃？’妖怪说，‘在所有其他人快活的时候，这个独自挖坟墓并自得其乐的人是谁呀？’

“那些神秘的声音再一次答道：‘盖布列尔·格拉布！盖布列尔·格拉布！’

“‘恐怕我的朋友们需要你，盖布列尔。’妖怪说，把舌头伸得更长了，舔着他的脸颊——那是一个极其惊人的舌头呀——‘恐怕我的朋友们需要你，盖布列尔。’妖怪说。

“‘不敢当，先生，’吓得要死的司事答道，‘我觉得他们不见得需要，先生；他们不认识我；我想那些先生从来没见过我，先生。’

“‘噢，没错，他们见过你，’妖怪答道，‘我们认识这个一脸的恼怒、目光凶凶的人，今天晚上从街上走过来时，他朝孩子们投去了邪恶的目光，还更紧地抓住了他那埋人的铲子。我们认识这个出于内心嫉妒的恶意而打了那个男孩的人，他打他是因为那孩子能够快乐，而他却办不到。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

“说到这里，那个妖怪发出一声响亮而刺耳的大笑，回音又把它放大了二十倍。然后他向空中一翻腿，用头——或者不如说用他的宝塔糖帽子的尖顶——倒立在墓碑的窄边上，接着又以惊人的敏捷翻了一个跟斗，刚好落在司事的脚边，然后以裁缝坐在柜台上的姿势在那里坐了下来。

“‘我——我——恐怕一定要告辞了，先生。’司事说着，挣扎着想走开。

“‘告辞！’妖怪说，‘盖布列尔·格拉布要离开我们了。嗨！嗨！嗨！’

“在妖怪大笑的时候，司事突然发现教堂所有的窗户里闪出辉煌的亮光，好像整座教堂都开了灯似的；但那亮光转瞬即逝，紧接是管风琴奏起了欢快的曲子，一大群和第一个妖怪极其相似的妖怪拥进了坟场，开始用坟墓玩跳背游戏；他们一刻也不歇气地跳着，玩着，一个接一个地‘打破’前面的最高纪录，技巧娴熟得惊人。第一个妖怪跳得最棒，没有哪个妖怪能比得上他；即使是在极度的恐惧之下，司事还是注意到了，他的朋友们跳过普通高度的墓碑就心满意足了，而他却跳过家族坟群的拱顶、铁栅栏等所有的东西，轻松得仿佛它们不过是街边的路碑似的。

“最后游戏达到了最高潮；风琴弹得越来越急；妖怪们跳得也越来越快，一会儿把身体卷成一团在地上翻跟头，一会儿又像足球似的从墓碑上方蹦过去。司事被那快速的动作旋晕了头，随着妖怪在他眼前飞来舞去，他的腿杆子摇晃起来；突然，那个妖王朝他冲了过来，抓住他的衣领，把他带到了地下。

“迅速的下降一时间夺去了盖布列尔·格拉布的呼吸，当他好歹喘过气来时，他发现自己好像是到了一个大大的地洞里，处在大群丑恶狰狞的妖怪的重重包围之中；在洞穴的中央，他那位坟场上的朋友坐在一个抬高的座位上；他自己则站在妖王旁边，一点儿动弹的力气都没有。

“‘今晚冷呀，’众妖之王说，‘好冷啊。来一杯暖暖身子，上酒！’

“听见这一命令，半打殷勤的妖怪匆匆地退了下去——这些妖怪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因此盖布列尔·格拉布认为他们是王宫的臣仆——他们很快就带来一高脚杯流质的火，把它呈献给了众妖之王。

“‘啊！’那个妖怪叫道，他一喝下那杯流火，脸颊和喉咙便变成了透明的，‘这玩意儿暖身子啊，真暖！给格拉布先生也弄一杯来。’

“不幸的司事申辩说他没有晚上喝热东西的习惯，可是毫无用处；妖怪中的一个抓住他，另一个把那燃烧的液体从他的喉咙灌了下去；在吞下那燃烧着的酒之后，他又咳又呛，不停地擦从眼睛里大量涌出

的痛苦的眼泪，引得全体妖怪哈哈大笑。

“‘好了，’ 妖王说，一边想入非非地用他的宝塔糖帽子的尖顶戳司事的眼睛，因此给他造成极其剧烈的痛苦，‘那么，就让这个悲惨阴郁的家伙看看我们的火仓库里的几幅画面吧！’”

“在妖怪说完之后，一团原来遮住地洞更远的那一端的浓云渐渐展开了，露出一个显然在远处的陈设简单却整齐清洁的小小的房间。一群小小的孩子聚在一个明亮的炉火边，抓着母亲的袍子，在绕着她的椅子跳来跳去。那位母亲时不时地站起来，把窗帘拉开，仿佛在找期望中的什么似的；一顿节俭的便饭已经在桌上摆好了，还有一把有扶手的椅子放在火炉边。传来一声敲门声，母亲去打开门，孩子们簇拥在她四周，欢快地拍手，那位父亲进来了。他湿漉而又疲倦，把衣服上的雪抖落下来，而孩子们则拥在他身边，兴高采烈地忙着从他手里抢过披风、帽子、手杖和手套，拿着它们走出了房间。然后，他在火边坐下来吃晚饭，孩子们爬上他的双膝，那位母亲坐在他身边，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幸福而舒畅。

“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场景发生了变化。背景换到了一个小小的卧室，那里那个最可爱最年幼的孩子躺着快死了；玫瑰色已从他脸颊上褪去，光芒已从他眼里消失；就连司事都怀着前所未有的兴趣看着他，但他死了。他年轻的兄弟姐妹们挤在他的小床边，握住他的一只小手，它是那么冰冷而沉重；他们松开并缩回了手，害怕地看着他的小脸；因为虽然环境是那么宁静安详，而那个美丽的孩子好像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但他们看得出他死了，他们知道他已变成光明、幸福的天堂的一个天使，正从那里俯视着他们，在为他们祝福。

“掠过画像，主题又换了。那家的父亲和母亲都已年老不中用，而且他们膝下的儿女已减少了不止一半；但是他们每一张脸上都流露出满意和欢快的表情，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烁着光芒，一家子围坐在火炉边，在讲着和听着往昔的古老故事。那位父亲缓慢而安详地沉入了坟墓，过了不久，那个与他分担过所有患难的人也随他去了一个安息之地。那些为数不多的没死的人跪在他们的墓边，用泪水浇灌着覆盖

在他们坟头的青草；然后站起来离去，既哀伤又痛心，但是没有哀号或绝望的叹息，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一家人会重逢；他们再一次与忙碌的世界混到了一起，于是他们的满足和欢快又重新得到了恢复。云团遮住，画面上，司事看不见它了。

“‘你看了那个有什么感想？’妖怪把他的大脸转向盖布列尔·格拉布说。

“当妖怪用他火辣辣的目光盯着盖布列尔的时候，盖布列尔才喃喃地说场景非常好看，并且显出有点儿害臊的样子。

“‘你这可怜的人！’妖怪说道，语调里含着极度的轻蔑。‘你！’他看上去想再说些话，但是愤怒哽住了他，于是他抬起一条非常柔韧的腿，在比脑袋高的地方挥动了一下，以便瞄准，然后就扎扎实实地踢了盖布列尔·格拉布一脚；紧接着这一脚，所有等在那儿的妖怪立即一起扑向那个倒霉的司事，毫不留情地踢他——完全按人世间的朝臣们一成不变的既定习惯，踢圣上所踢的人，捧圣上所捧的人。

“‘再给他看几幅！’妖王说道。

“话刚说完，云雾消散了，一幅富饶而美丽的景致展现在眼前——时至今日，在离古老修道院镇半英里的地方，恰好还有另外一片这样的景象。太阳从明净的蓝天照耀着，河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阳光欢欣的影响下，树显得更绿，花显得更欢了。河水泛着涟漪潺潺而流；树木在微风中簌簌作响，微风在叶丛中喃喃低语；鸟儿在枝头歌唱，百灵在高空欢唱着欢迎早晨的赞歌。是的，那是早晨；明媚芬芳的夏日之晨；最小的树叶，最小的草花，都充满了生机。蚂蚁爬行着进行日常的操劳，蝴蝶在温暖的阳光下翻飞和取暖；无数的昆虫展开透明的翅膀，纵情地过着短暂而幸福的生活。人类奋然前行，为这片景象欢欣鼓舞；一切是那么明媚而壮观。

“‘你可怜的家伙！’妖王说，语调比先前更轻蔑了。他又把脚挥舞了一下，那脚又落到了司事的肩上；仆臣们又学起首领的样来。

“那云雾来来去去，好多次给了盖布列尔·格拉布很多教训，而他呢，尽管双肩因被众妖的脚踢来踢去而刺痛，却始终怀着什么也没

法减弱的兴趣观看着。他看见很多人辛勤地操劳，为少得可怜的一点面包历尽苦辛，却过得欢快而幸福；他发现对那些最蒙昧无知的人来说，大自然甜蜜的脸容便是永不衰竭的欢乐的源泉。他看见那些在细心抚养和温情教导下成长的人，身处贫困却快快乐乐，面临痛苦却能超然处之——虽然那种痛苦足以压垮很多不如他们的人——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蕴藏着构成幸福、满足和安宁的原料。他看见，女人们虽然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最柔情、最脆弱，却往往最能超越苦难、厄运和悲伤；而且他还看出那是因为她们内心里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深情与奉献的源泉。另外，他发现像他本人这样的男人，以咒骂别人的快乐与欢笑为能事，不过是美丽大地上最污秽的杂草而已；对比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和所有丑恶的东西，他得出结论：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可亲可敬的。他刚刚得出这一结论，那遮住最后一幅画的云好像马上笼罩了他的知觉，并安抚他入睡。妖怪一个接一个从他眼前消失；到最后一个消失的时候，他沉睡过去了。

“盖布列尔醒来时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自己直挺挺地躺在坟墓里那块平坦的墓碑上，柳条纹酒瓶空空地躺在他身边，他的上衣、铲子和灯笼则散在地上，全都被昨夜的霜染成了白色，他第一次看见妖怪坐在上面的那块墓碑，笔直地竖立在他面前，他昨晚干活的那个墓穴也离他不远。他开头还对自己的历险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是他想站起来时双肩感觉到剧痛，这使他确信妖怪踢过他是千真万确的。接着他又动摇了，因为他在妖怪用墓碑做跳背游戏的雪地上没有发现任何足迹，但是他很快又明白过来了，因为他想到了他们既然是妖怪，就不会留下看得见的印痕。盖布列尔·格拉布费了很大劲才挣扎着站起来，因为他的背还在痛哩；他拂掉上衣的霜，穿上它，转身向镇子走去。

“但他已经换了一个人，而且他一想到要回到以前的地方就受不了，因为他担心在那里他的悔改会遭到嘲笑，没有人会相信他已改过自新。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扭头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流浪之路，到别的地方找法子糊口去了。

“那一天，人们在坟场发现了灯笼、铲子和柳条纹酒瓶。开头，